

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

黔南丛书



【点校本】

第十七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南丛书



【点校本】

第十七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南丛书. 第17辑 / 顾久主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221 - 09352 - 3

I. ①黔… II. ①顾… III. ①地方丛书 - 贵州省
IV. ①Z122.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3798 号

黔南丛书第十七辑

顾 久 主 编

出 版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龙建人 徐 晶
装帧设计	熊 锋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80 千字
印 张	51.37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352 - 3
定 价	128.00 元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本书获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黔南 丛书

丛书（点校本）第十七辑

汗简笺正

【清】郑 珍 撰
袁本良 点校
王 镆 审订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南丛书》整理委员会

总顾问 陈福桐

主 任 顾 久

副主任 蒙育民 程鹏飞 张新民

成 员 王羊勺 程亦赤 陈 琳

《黔南丛书》编辑部

主 编 顾 久

副主编 王羊勺(执行) 张新民

主 任 王羊勺

副主任 程亦赤 陈 琳

凡 例

一、本书为《黔南丛书》(点校本),以贵阳文通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年)本为底本进行标点。

二、原书为未作标点繁体字直排传统印刷,本书为常用标点规范简体字横排现代装帧印刷。

三、原书卷帙较多,因时间和其他客观原因本书不作详细注释,仅作一般校勘,有部分内容简单易懂的不出校。

四、原书中的繁体字、古体字、异体字、通假字随文改为现行通用简体字,个别无法改动的予以保留。

五、原书中的脱、漏、讹、衍和倒置,经点校者查实后随文进行增、补、改、删和乙正并出校,无法核实的保留待考。

六、本书用同一号字体排印,原书中的夹注小字用小五号字随文注明,按语、附录等用另一种字体排印。

七、原书中所引书名、文章名均加书名号,前后不一致者可保持原貌。

八、原书中的人名、地名及少数民族称谓,前后不一致者在核实后随文改正。

九、原书中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称谓的字如“狛、獠、獯”等,随文改为“仲、僚、保”。

十、原书中的历史纪年用（）作注明,如“清道光元年(1821)”,不加公元二字。

出版说明

民国时期贵州成立续修《贵州通志》局(后改为贵州文献征辑馆),在任可澄、杨覃生主持下,编纂完成一百七十余卷的《贵州通志》,该志为民国时期国内编纂的几部省志之一。同时,通志局同仁在省内外搜集到大量有关贵州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民俗的文献、著作和史料,编辑了一套地方性历史文化丛书——《黔南丛书》,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印行六集一百七十四卷,后另编印别集和别集之一二集三十卷,共计收录著述文献六十一种,分装七十七册,二百三十余万字(按,原书为未标点本,数字为估计数)。这部丛书取名《黔南丛书》,意在系统地反映贵州历史时期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和使用这部丛书了解和研究贵州。《黔南丛书》所收书籍,主要是明清两代黔人和宦黔官吏、旅黔人士所著,其中明代作者八位,著述十种;清代作者三十九位,著述四十六种;民国作者三位,著述五种。所收著述文献包括贵州各民族的风俗

民情,各阶段的历史文化记述和研究,个人诗词文章以及历史典籍的研究等等。

《黔南丛书》是贵州较为珍贵的历史古籍文献,出版后,由于印数不多,流传较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我们知道,全国当时也只有二十二个单位收藏该书。故该丛书使用范围较窄,没有为学术界和专业研究人员广泛引用。上世纪九十年代贵州学术界开始对该书进行整理,但也局限于零星、个别地进行,出版过一些单行本。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事业蓬勃发展,学术研究、编史修志和社会建设非常需要从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吸取丰富的历史史料,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一些有识之士在各种会议上呼吁,整理和保存文献古籍,也包括对《黔南丛书》的整理,这种情况很快得到省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持。2005年,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倡议下,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牵头,组织了省内部分学有专长、精通贵州文史和有扎实古文功底的专家学者以及一些中青年文史研究工作者,开始《黔南丛书》的全面整理点校工作。参加该项工作的多数是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特聘研究员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200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计划中,将《黔南丛书》列入贵州省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并于同年被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选中并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成为贵州省第一次入选国家古籍整理规划的系统工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黔南丛书》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全套丛书约三百万字的整理书稿已经交付出版印刷,于“十一五”期间出齐。因是重新整理和出版,原书编排顺序已作调整,故命名为《黔南丛书》(点校本),但在书中注明为原书之第××集,且内容亦没有增删,以此区别于原文

通书局本。

《黔南丛书》(点校本)出版后,对国内外人士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贵州的历史,对增强贵州人的自豪和自信,振兴和发展贵州的文化事业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一定会推动贵州今后的古籍文献整理和古籍保护工作向前发展。

《黔南丛书》整理委员会

2008年8月

点校前言

《汗简笺正》，晚清贵州籍著名学者郑珍著。郑氏文字学著作现存三种，《汗简笺正》为其中之一。另二种为《说文逸字》和《说文新附考》。此书积作者数十年“潜探确求”“推本详证”之功撰就，并由其子知同承命“依例补葺”^①而成。全书八卷，含《汗简》正文笺正七卷，《汗简》书目笺正一卷，共二十馀万字。

《汗简》是中国传统文字学中“古文”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为北宋初年洛阳人郭忠恕字恕先。“汗简”二字取古人杀青简以写经书之意，表明此书中“古文”字形的来源是古代竹简经书。李学勤先生说：“《汗简》一书，结集众说，可以说是‘古文’之学的总结，然而‘古文’之学的传统至此也就告一段落。北宋时期，殷商金文的搜集研究大盛，‘古文’被其掩盖。到清代，《说文》之学风行，金文研究日益深入，以《汗简》为代表的‘古文’，被认为上不合于商周，下有悖于《说文》，受到不应有的蔑视。唯一专门研究此书的，是光绪时刊刻的《汗简笺正》。”^②由此

点校前言

《汗简笺正》，晚清贵州籍著名学者郑珍著。郑氏文字学著作现存三种，《汗简笺正》为其中之一。另二种为《说文逸字》和《说文新附考》。此书积作者数十年“潜探确求”“推本详证”之功撰就，并由其子知同承命“依例补葺”^①而成。全书八卷，含《汗简》正文笺正七卷，《汗简》书目笺正一卷，共二十馀万字。

《汗简》是中国传统文字学中“古文”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为北宋初年洛阳人郭忠恕字恕先。“汗简”二字取古人杀青简以写经书之意，表明此书中“古文”字形的来源是古代竹简经书。李学勤先生说：“《汗简》一书，结集众说，可以说是‘古文’之学的总结，然而‘古文’之学的传统至此也就告一段落。北宋时期，殷商金文的搜集研究大盛，‘古文’被其掩盖。到清代，《说文》之学风行，金文研究日益深入，以《汗简》为代表的‘古文’，被认为上不合于商周，下有悖于《说文》，受到不应有的蔑视。唯一专门研究此书的，是光绪时刊刻的《汗简笺正》。”^②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郑珍《汗简笺正》一书在《汗简》研究史乃至“古文”研究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郑珍笺正《汗简》的动机,其子知同在本书《题记》中曾加以说明:“先君子为古篆籀之学,奉《说文》为圭臬。恒苦后来溷乱许学而伪托古文者二:在本书中有徐氏‘新附’,在本书外有郭氏《汗简》。世不深考,漫为所掩。自宋以还,咸称‘新附’为《说文》,与许君正文比并,已自诬惑;而《汗简》尤若真古册书之遗,眴其奇佻者至推为遭秦所劫,尽在于斯,而反命许书为小篆,何其倒也。”正因为有感于此,郑珍先成《说文新附考》,随修《汗简笺正》,对徐氏“新附字”和郭氏“古文”一一“追穷根株,精加研核,显揭真雁所由来”。这就是说,郑珍笺正《汗简》的目的在于甄别“古文”,以免“溷乱许学”。正因为如此,本书的撰述无疑是郑珍以《说文》为中心的文字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汗简》一书收“古文”二千九百馀字,依《说文》“分别部居”,“据形系联”的原则分部排列;每字先列正文即“古文”字形,正文之下以楷书标示释文,并说明正文字形的出处。郑氏对正文所作的笺语,就绝大多数字进行了考释和补正,其内容主要包括甄别字形、鉴订释文、考证出处等几个方面。

一、甄别字形

郑氏笺语对《汗简》所录“古文”字形的分析有两个方面:一是甄别字形正误,二是甄别“古文”真伪。

《汗简》所录“古文”字形多有讹误。这些讹误大致而言有如

下情况:(一)郭氏所见资料中字形本身即误者;(二)郭氏录入时“自为裁制,求合所定偏旁”而致误者;(三)郭书不误而后世传写致误者。对这些情况,郑氏皆细加查考,逐一辨正。以下就三类情况各举一例。

𡗗邑 郑笺:石经《春秋》古“邢”作𡗗,其《尚书》古“邦”作𡗗,右旁𡗗为古“𠂔”……上𠂔乃以“口”横书配之。郭氏此体从二“𠂔”,盖所见本误,上多一笔,遂成“𡗗”字。郭氏不知其误,取𡗗形为部首。当以《隶续》正之。

𡗗誼 郑笺:此“𡗗”字也,改从本书“𡗗”。薛本《无逸》“诅祝”字作“𡗗”,“𡗗”旁仍是篆形,惟“示”改从古“𡗗”。郭氏书例,每立一古文为部首,即部中字一依其形作之。

𡗗螭 郑笺:夏作𡗗从多,是。此盖原从古文𡗗,写误。

依郑珍之见,《汗简》一书“历采诸家,自《说文》、石经而外,大抵好奇之辈影附诡托,务为僻怪,以炫末俗”,加以郭氏采录时往往“自我作古”,“变易形体以就己律,不必其出处有然”^③,所以此书所录“古文”多难信实。在《笺正》中,郑氏一方面着力分辨真伪“古文”,另一方面还注意揭示伪“古文”的种种不同情况。为此,在笺语体例上作者特意定出“古”、“籀”、“篆”、“篆或”篆文或体、“更篆”改更正篆偏旁形体而作古、“移篆”移置篆文偏旁位置而作古等术语,从字体的来源上说明其是否真正“古文”。比如:

𡗗氤 郑笺:篆。《说文》“壹”下称《易》曰“天地壹壹”,乃“氤氤”本字。

——此例指出𡗗形同《说文》“壹”俗别作“緼”“氤”字正篆。这是以正篆为“古文”的例。

𡗗诡 郑笺:移篆,又更篆从本书“言”。夏注:“说文”,此脱。似此变篆,名出《说文》,其实非也。

——此例指出𦣻字的形体是将“诡”字的正篆形体加以变化：移“危”于“言”之上，又把“言”的形体改同本书其他的“言”，以“求合所定偏旁”。这是更改篆形而作“古文”的例。又如：

𦣻 𦣻 郑笺：《说文》“𦣻，绝也。”经典今作“剿”。隶变从“巢”从“巢”之字每互易。此以隶作古，非。注脱。

——此例指出“剿”是“剿”隶变后改易声旁别出的异体字，非“古文”。这是依照隶形或体而作“古文”的例。

𦣻漆 郑笺：薛本同。此“漆”字也。《玉篇》古文“漆”作“𦣻”，较此可说。盖隶变“漆”多作“來”，俗又以“來”正书之，故六朝俗体有“漆”字。单作“漆”则分“水”于旁斜书之，“夾”则下“人”横书，移上一横于下，是成“𦣻”字也。此左仍是“坐”字，汉隶“坐”从二“口”，此依作之。

——此例指出篆书“漆(漆)”字隶变后有“𦣻”一形，汉隶书“𦣻”左“坐”从二“口”，伪“古文”𦣻字即依此造出。这是依照隶形讹体而作“古文”的例。

𦣻野 郑笺：“野”从里，予声；古文“𦣻”从里省，从林，予声。此以楷书“𦣻”字上误同“𦣻”，从矛，即易以古文矛，谬。

——此例指出“𦣻”虽是古文，但𦣻形非真古文之形，其中“矛”形据楷写误体而作。这是依照楷书讹体而作“古文”的例。

𦣻执，音仇 郑笺：《说文》无“拑”“执”二字。《玉篇》：“执，缓也。拑古文。”盖《诗》“宾载手仇”郑笺“仇读曰𦣻”，俗间因以“执”有挹取义，遂别制“执”字从手；又书作“拑”，训“缓”。《广韵》亦然。当云“缓持”。非古字也。

——此例指出表示“缓持”义的“执”乃后世俗别字，不当为“古文”。这是以后世字充作“古文”的例。

二、鉴订释文

《汗简》在“古文”字头之下以楷书标示的释文很多与字头不符。其中有一些是原本释误或传本写误，郑珍笺语都逐字作了鉴别考订。

原本释误，有的是因为不明字形：

𠂔满 郑笺：中从古文“馬”，隶写即是“𠂔”字。《玉篇》口部有“𠂔”，音紮，盖𠂔之隶变。𠂔从口绊马足，作隶不便于四点中加口，因改作此体。误认作“满”，不知自《义云》抑自郭氏。

𠂔合 郑笺：从亼、𠂔，是“令”字移篆，非“合”。夏无。

有的是因为形近误认：

𠂔赖 郑笺：从石从页，“硕”字也。误认“页”为“见”，以为“赖”字。

有的是因为音同误释：

𠂔催，见《义云章》郑笺：即上“衰”字小别。“衰”本蓑衣字。当是《义云》以为齐衰服之“衰”，读同催。郭径以为“催”字，误。

传本写误者，郑氏主要通过夏竦《古文四声韵》^④的对勘进行校正。如：

𠂔阙，出《义云章》 郑笺：夏以为《义云章》“阅”字，“阙”系写误。

由于郭氏编书时“于本字下直作字样之释，不为隶古，取其便识”，郭忠恕《汗简·序》所以《汗简》一书往往是以异体或通借字充作“古文”的释文。对这些情况，郑珍笺正中也细加辨识，予以厘清。如：